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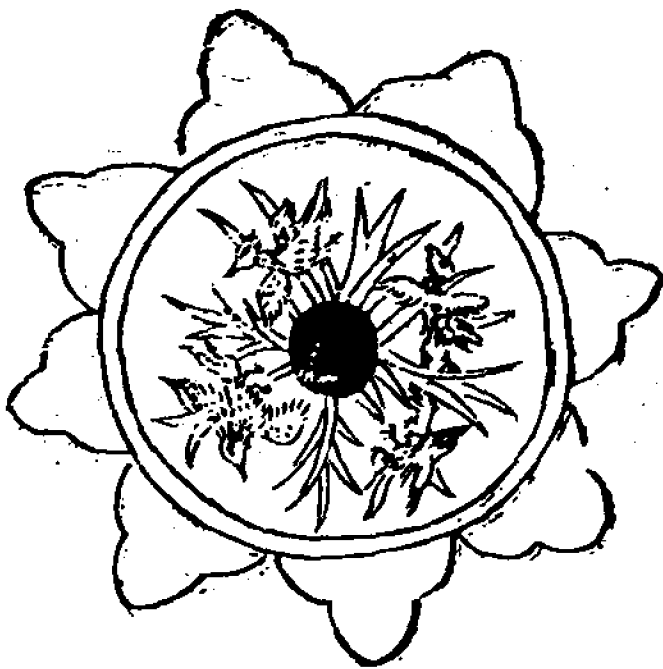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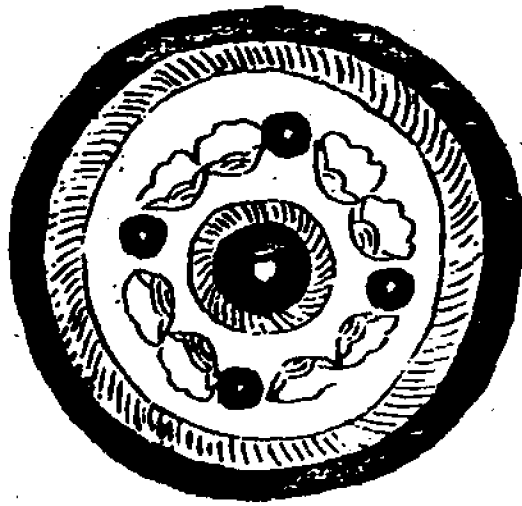
古鏡

周穆王時有火齊鏡秦始皇有方鏡不知傳古圖考古圖
格古要論俱無古鏡之說惟考古總有舞鏡鏡奩之收
國朝杭人商販於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銅器最多歸即
貨去先君謝世遺有四銖等錢一櫃并瓶等器數十件鏡
三十餘面余方五齡老母崇信道佛不知古物價高多施
以鑄鐘磬佛像今所有尚有數件每遐想而興嘆今以所
愛之鏡如秦八角江心鏡黑漆古翡翠色者然猶在且性

癖好古因漫誌之於左補考古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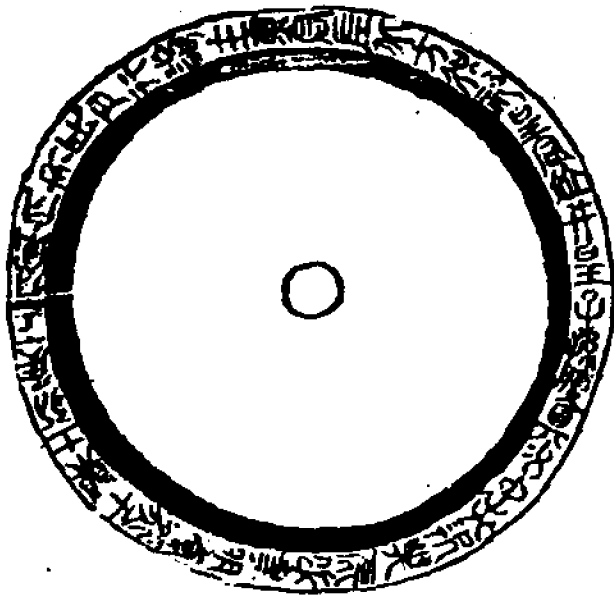


右鏡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則芝草飛鳥自遠至的
光黝影如擊之聲甚清細古意宛然與諸鏡不同得二面
一則面有微班界其一角一則清如止水皆水銀古也良
王嘗見云此正謂秦八角耳一送友人一爲家奴所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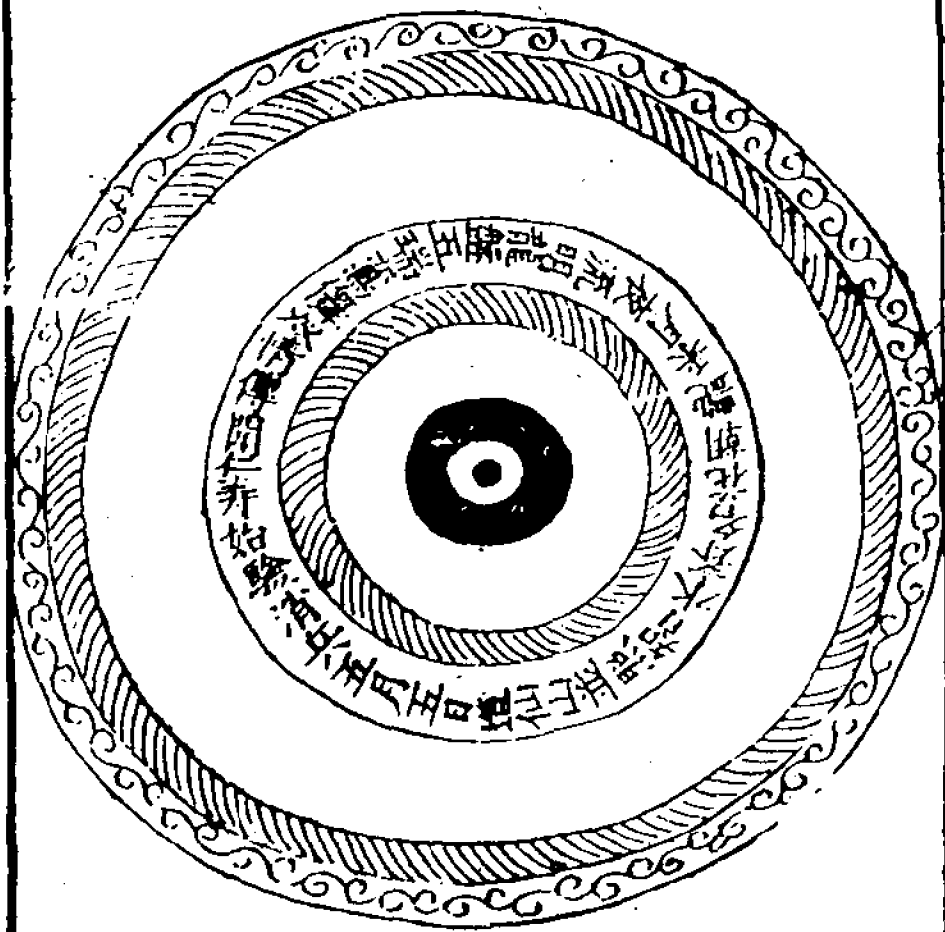


即白金內外一色真可謂
數千年物也

右鏡形將四寸邊匾而厚二分中則凹薄其半凡四層至
的第二層四釘八蟲形如青瑩潤精過玉情其面微有
蝕痕清明如水照予小至老未嘗一拂拭焉真可嘉可愛
必出秦漢間黑漆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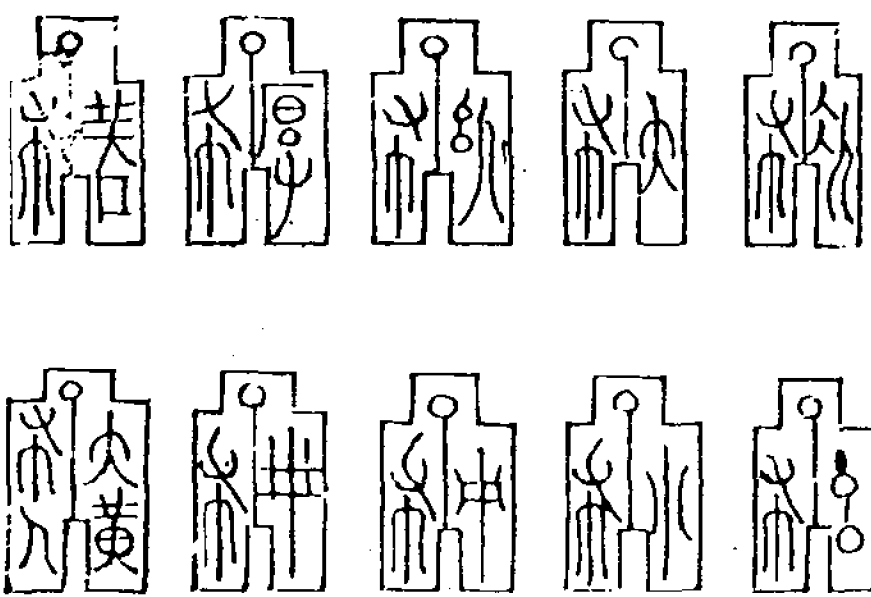


右鏡背篆文頗難識其中有的的外篆十二支間錯飛鳥
其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其外環繞猛獸皆極細文獸之外
又細文凡四層總徑八寸面雖蝕晦而明處尚可數髮背
面皆翡翠之色艷艷可愛惜不可以開磨施之宗陽鐘內
大抵秦漢間物也



右鏡厚八分徑尺餘自邊至的凡七變文藻而第四層乃
正書三十七字的極備諺云唐大鼻也真水銀古物背亦
光采奪目面無纖毫班蝕死如新磨擬五月五日之文并
鼻必揚子江心之鏡無疑況水族真有所謂盤龍飛動之
勢今但模以一二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蔭伯家然其文
載之東觀餘論但瑞作端舞作儼精作情黃長睿直以爲
唐鏡而不知江心鏡也唐以五月五日揚子江金山鼓鑄
又曰辟邪鏡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故曰智水云

布刀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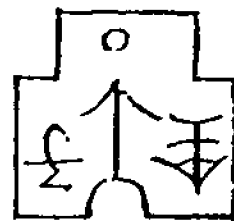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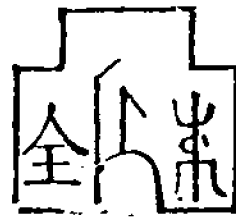
大布小布莊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

中布大黃布廣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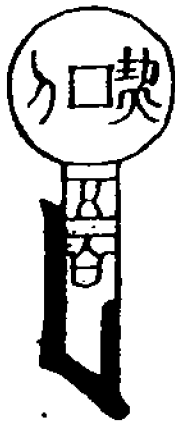
重十五銖

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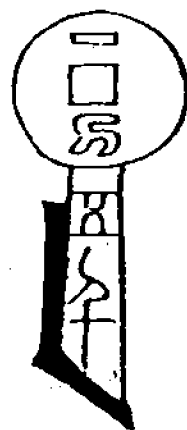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有廣一寸足門廣六分

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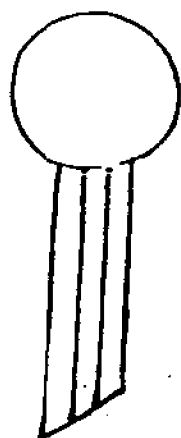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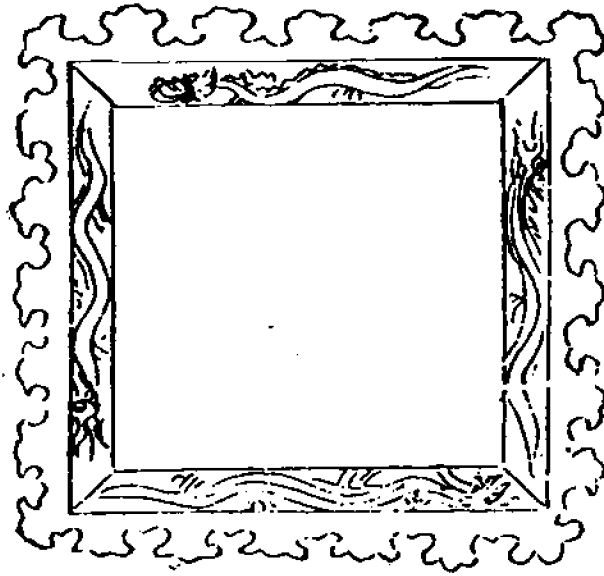


右錯刀以黃金錯其一刀直五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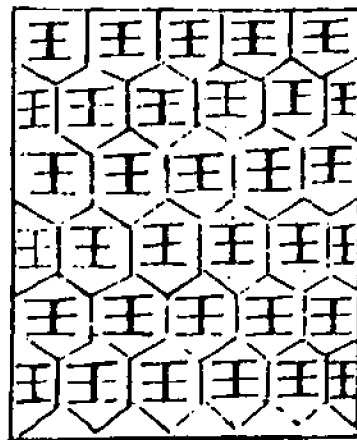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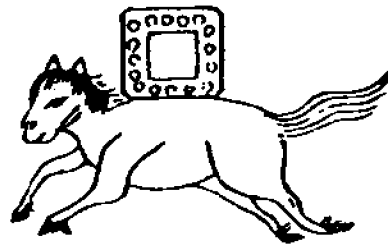
右大黃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符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用四十萬

漢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狩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莫如龍
 圓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莫如馬方之以
 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人用莫如王擗音之以
 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百

莫月昇

莫月昇元高士也聞其名不識其像與事嘉靖中朝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髮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贊甚多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文不載於學士集中因錄其畧於藁傳曰莫月昇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迺絕去世故從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爲月昇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鈇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昇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卽以其書相授於是月昇召雷兩破鬼魅動

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昀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而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於江南物色見帝帝詔近侍特果殺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爲之改容賜以金繒月昀碎之以濟寒窶有旨俾掌道教月昀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放松酒肉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飆颯颯起衣袖間陽狂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蟹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作炁噓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稱嘗宿蕃釐觀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解

道士知其所爲急邀至席且謝過月昇以手指之雲散如
洗有賣餅家積餅爲物竊去月昇焚符頃刻斬猢猻首投
松前市魁娶婦道爲白袂精所攝月昇禹步如有指麾狀
狂飈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
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
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搔首曰俟五事備可
也夜半風雲雷電兩交作月昇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
十九繼華奉遺貌葬于蘇之長洲陳公卿去丹霞道院三
里又聞有像在崑山陸文量家

廖瑩中

廖瑩中字郡玉賈似道客也博學能文賈之師遺待罪之

日諸客皆去瑩中獨依之一日對飲泣別歸時詰姬妾曰
我從丞相情無間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平生不敢負人
天地必能鑒之即服片腦死噫廖從數十年豈不知賈之
負朝廷哉既無間然又豈不能盡言以規哉今日之死諒
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言欺妻妾人誰信哉不然亦輕
死矣孰使從之謬哉癸辛雜誌特細記之予每見其題名
湖山因感而跋出

威寧伯二識

威寧伯王公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
以內閣別紙賜寫後拜左都御史破威寧海子俘馘首虜
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豈非飛騰之意與

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
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
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
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黃花無
主之識譚纂以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
知當時翰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
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
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
朝王附正
直故云然聞其人雖尚權譎而非君子實文事武備者
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遶徽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胷
中才智樂爲之用也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世間惟有征

事物紀原卷四十一
夫若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
丹亦佳也

鍾聲數珠

鍾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二
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具楞伽
經中菩薩問也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爲怪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凝於聞見之
不廣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
有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占云桑田變海安知
海市之地原非城廓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

水下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寒然
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廓
山林而已豈有恠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
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
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
所見亦鬼恠也耶蓋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
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積久骸於地
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縕縕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
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場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
所至耳何足爲恠

古今金珠

漢祖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次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不過白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數千數萬尚常告乏矣且如劉謹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黃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憲寶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鍍裹所費不一此固尚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劫帝西遷輦其珠百餘斛恐今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

未亦未之聞此則非人坐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
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夜覺

古云聖人無夢愚人无夢小堂兄自言無夢甥婿陳郎中
亦曰某一二年偶有一夢是知人之稟賦自各不同古人
所言者常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又人魔寐而至起床開
戶不知者尤異也聞寧藩為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
如此及反之日一軍夜皆魔叫後省民有併逆徒被戮者
豈非此輩俱魔寐而活者耶意患此者多非富貴之人家
人亦有是患者雖非起床開戶時有魔至一二時人不能
喚省因是常讀周礼秋官司寤氏謂主夜寤者疏云人有

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杳然解正義恐非則知古患此者亦有之耳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併錄於左
治鬼魅魘人法

降香末一錢

麝香末三分

朱砂末三分

雄黃末三分

皂角末一錢

艾揉五錢

右藥用草紙包爲長筒用瓦二塊封在內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鬼魅俱除也却忌婦人鷄犬四眼

火魚

杭自嘉靖戊申未生有一種金鱗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人無有不好家無有不畜麗色射利交相爭尚多者十

餘唯至壬子極矣予見而憂之語友曰洪範五行傳云魚
陰類下人象也鱗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況曰
火魚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賊遂發寇台寧紹杭嘉興且
抵甬直隸沿海一帶殺官掠地人遭屠戮屋被火燒至處
甚為慘刻

朝廷雖遣重臣武將以勦之勝敗常相半焉豈非其數耶
至 年方平魚亦斬消燥氣數兆灾昭然也

奇藍香

奇藍香出占城等國誌書香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
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潘希曾使交南得其因之
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誌等書傳寫之訛

也

也

五

1

— * —

SECRET

Abstract

1

[illegible]

1

1. *Chlorophyll a* (Chl *a*)

1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二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家語舊事不同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世四十四章舊乃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覺就正惜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鰲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豈天欲未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則當即送於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

謝世今亦刻之可也否則再失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
事作書者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玉照
堂梅品內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載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
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即公謹之別號余已
明於辨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就木者耶其書共該
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蘇袁飛卿家嘗
欲借觀奈袁恐復失之使有好奇者通求傳之又宋曾誕
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
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
世罕見侍郎劉五清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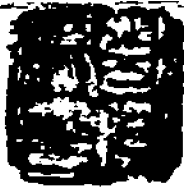
古圖書

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文石鼓勒之昇爨則爲款識
摹之範金則爲印章然非淺學所能辯也鼓文款識世遠
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冊之傳耳印章之篆與鼓
文款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安善于今柰嘯堂集
錄之古印摹臨已非舊寫王順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
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燁吾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
度文字於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蔭伯自
幼嗜古共得漢唐晉人圖書六十七枚每爲如予者竊索
而去茲特以所存者曾印下者釋文考時畧爲印譜存之
於彙倘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
爲無補云



授音縣許音丞印鼻紐後漢志有授縣
 乃漢物也名與羽字王順伯俱辯明此
 印王譜上多字頭與此不同彼篆矣此
 與鄭燁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
 縣之印傳世多也中承錢江樓愛而送
 之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卿
 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徧將軍路蕃
 按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爲五等爵
 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爲鍍金
 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內亦有之乃



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之制而非塗金龜紐之貴也沈虞卿所藏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倖非是文獻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鑿成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叔字無點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也正德間得之京市人碾其金紋畫中尚完然也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郡

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三皆銅印
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
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
一人有軍假司馬爲副貳梁鵠樂進皆
爲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
行學古編軍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
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
法俱不如此印古拙也

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
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璆爲



車駐將軍竇憲爲假司馬

營丘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
某地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
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爲太守王莽
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
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別駕治中煬帝罷
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
隋以上者營字不從自漢晉印文多借
用臣字難識有爲營丘者按漢志營陵
註或曰營丘然字書丘爲厶惟兵字從
厶豈漢人忌丘字之文有相背之形而



借用兵字去其脚爲丘耶塹印則漢書
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
咀楚作熊相鄧艾古碑作鄧義讀艾爲
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裔夫對甚悉欲
遷裔夫官蕩陰令碑作裔夫爲上林令
上林令爲裔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
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蓋
姜姓也其國近衡山魏晉時亂關隴永
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晉時數百戶附於
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此

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按蘇轍曰西戎
弱則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故
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
亦將自托於中國而後安觀此印可知
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羗
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
之間陳勝贅倂仰阡陌之中索隱曰謂
千人百人之長也玉篇人部收阡陌阜
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疆畔啜佰耒犁
鉏

別部司馬漢志大將軍有校尉有軍司



馬有軍侯有軍假司馬假侯其別營領
屬為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為宗資別
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
巾為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為丹陽太
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舍舒愛子之寵
贈不過別部司馬關羽張飛亦為別部
司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
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
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
梁陳後魏并有之北齊領中府署掌周

衛禁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司馬昌徐 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面刻草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某文昏難辯此印極古微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紐孔亦隨形而



臨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
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
器上款識博古圖內合祖孫丁觚今此
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字其
仲孫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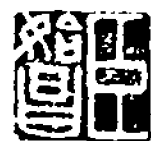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
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
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
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已臣疾已此印兩面有文一兼姓
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間如後人押字耳或通
下用之如古人称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舊譜有公孫弘黃王印
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
緻印跌四面皆如秦璽上重爲文隱約
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
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
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爲王騎一爲漢平
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
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爲平津者大分



蓋此得於臨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與松江曹郎中嗣榮處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與疾已印同漢功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聖龜紐文與紐皆古乃漢晉間人名印也

韓輔白記辟邪紐篆文平正白記者用之書記者也紐中空半朽猶有子母形漢印文此最佳山堂考索有韓輔白今忘其在何處然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悞吾也却又不是銅色翡翠



艷艷可愛今爲實少卿物矣

林循印龜紐篆法混淪淳厚真漢物也

淳于德龜紐春秋有淳于公戰國有淳于髡漢有淳于意皆齊人也淳于德必其族姓此印得之臨淄亦齊地也篆紐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紐公何復姓也中名也左傳魯公何藐此印篆文混厚制度精密當是漢器亦得之臨淄蓋齊魯之間有此姓名也



衛妹鼻紐衛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是漢印紐頂又有一層蓋妨倒用耳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真漢人名印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度

似六朝物

吳○私印鼻紐王僕之印鼻紐右二印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騫印信漢書常山郡有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文篆法帶真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漢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憶趙孟頫吾丘壽王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欲切佩玉也象貫結之形所間切象峰巒積石之形今玉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漢





書地里誌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
郡景帝三年爲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
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
耶玉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中字
爲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姪諸廣居傳
雅又謂卬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辨語曰
中有又曰字之形卬恐卬字之變唐初
乎壽王佛乎王吾丘壽王當矣存之以
伺傳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鑒就似漢
初氣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硃砂古
周到日利右印式如長孺印而孔特圓

又不知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黑漆古文中結平亦不可識姑存其文豎珍病鈿四邊仍有線紋中分界路亦古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即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下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漢楊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爲軍司馬蓋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通此通第
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蝕
比諸印不同恐其偽鑄然銅色甚古非
可偽為

王慶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

夏侯登印鼻紐說文變从久从頁从曰
曰兩手交兩足也此夏字脚作學字頭
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紐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

良當瓦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瓦

兩關之印辟邪紐名印中空似亦問物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奇古

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印馬後二字不能辯疑作回文

讀馬弘印史

○閑之印鼻紐第一字未辯

周賢私印鼻紐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為人竊去

賈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賈常也唐

有賈常能詩宋有賈常善畫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惜

文少昏
路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是
法銅如硃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欄復環以鳥獸形
其中方刻字文剝蝕難認視其形制六
朝物也

敏佳氏子達崔敏字子達唐元和間人
千牛備身才整屋三原藍田尉揚州錄事
叅軍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太子司議
郎歸永二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篆



書學該七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此印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邃六書也製趙簡便耽黃老也文用朱白法陰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蓋文行高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楊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成○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制極工矜憐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手字疑巧字

涼儉印信辟邪紐平正簡易字兼真字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潘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也

此印四角有竅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忠爲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銅則鑱茶色亦自可愛爲人竊去特記憶篆此

和甫鼻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時之物體質瑩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更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
疏衆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顛蹙皮
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
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其小事史忽淚下王音問故
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

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
虫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家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
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
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
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
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不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
揚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

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蚊蚋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菓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決不炮臘燭散心時以線繫縛於下段後即不散也鷺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蝮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鑒矣

三才圖會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癰瀰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冀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文機軸皆有文學故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北別

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濤荊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閬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楊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八年南楊十一年

麒麟

末樂十二年榜葛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麒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以爲恠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

也

蚊螢

潞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
燁燁有光殆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崇不得已舉
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
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蛉予以螢光如鏡形雖大未爲
害也蚊若蜻蛉可被其哂乎

蔣輓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王文之棗李
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
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輓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說有

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枝可種也將受而植之逾時爲童木矣明年即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墜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聰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蓋牛耳無竅而龍旣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饅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饅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蕭愍忠誠愛才

于蕭愍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
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

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
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
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
骨柩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
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規此則公素心忠誠
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

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借名止曰漫橐上下兩卷今分
為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昨淹今改為送范仲淹寺丞者
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
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為拾遺
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
乃文章也今皆削之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
是可為都官之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
似西臺差少骨蓋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
為西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尤寡
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尚古

通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珏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日使其子送柬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東意或爲殿試之舉乎回即操筆過日果問此也遂爲首選不知劉爲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爲他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與李万叔正爲切對豈非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湖南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六卿功業不可枚舉且載於

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

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
治水又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
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
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

後奏績之日曰是葉促成也又
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

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
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

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實甚之

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

朝廷耳目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

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
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之無予特補之聞公純粹
天成寬而有制成人不厚風俗多矣故揚文定序其文集
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縱公屬取長略短揚文貞作神道碑
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士人卒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

網得一物鰐頭鮎尾四足如鴨

狀類小犬眼甚赤鱗甲采

心具背以爲怕而放去蘇人皆不

識都公紀之譚纂予意小鰐也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鰐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真臘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大也鰐則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魮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污渠小紅虫則魮之黑者變爲金色矣程史又曰中

都有鱖魚者能變魚色爲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無其種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也

褶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爲標如克絲作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攢羅綺以爲人物維畫譜有褶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袖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轡俟妃執傘引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

謁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
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銷
以金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麗
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至於
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工也惜歲
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區德元歌行一
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昭陽殿侍兒控引紫
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轡不敢馳王環欲上應遲
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
輦路花香仙仗集鳳靴鞢鞢髻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
時擬向何處遊意欲盡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

弟子多風流，搗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椎狐妖，漁陽鐵騎棚兒驕。六龍奔幸千乘寵，峨嵋蜀道何岧嶢。崑坡一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行人百錢顧。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熊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爲水晶。然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擬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

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

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慄事又題蝴蝶旁中家万里德澤登蘇武牧羊卧草蝶中似後爲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鳩鵲暗交鴈鵠足交騰蛇聽交野鵲
傳枝老鴉過氣鵲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
繡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龍鵠沙鷄皆雄鳴上風
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
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鵲鴛鴦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
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
傳久模糊或貫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玳瑁三兩玉屑一
兩搗其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

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曹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爲曹耳小於彪者方爲虎也此則埤爾雅諸書所不載

鹿猿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年則前半身已玄後截尚少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玄矣又遇甯都管倭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二而身則純白

矣據是書曰百年為玄五百年為白非也又吾友王濟為
橫州判官時

朝命取猿因知猿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父則變蒼勢
與囊比潰而為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藥水芝亦曰玉芝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本止一株九實實墜肉芝
世知如小兒手肥開而紅者抱朴子及昌字記螢火芝如
又云萬年蟾蜍千年蝙蝠千年龜燕皆謂之也五芝神芝祖州名如靈芝之名三
一孔食七本可夜書也秀草也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鱗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鋤而能縮莧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真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尸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衆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與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

黃巢至曹溪雲霧蒼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
燠如漆以手磨鬚髮如剝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磨所
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
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獲一非革非木不
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為元兵
剖脇拆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
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獲保已
身救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
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散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鹽

秦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是也藥中取用
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謂戎
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
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許建自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
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為方臘焚毀紹興二十
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
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
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孫綰詩云闌檻倚
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顧吳越雨銷亡白廷玉詩云

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
不存矣想至元復遭兵火故今光磚巍然四圍損敗中木
焦痕尚存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
恍惚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宮音佑聖之像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
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名卿筆跡
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處屢顯於達官
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顛惟舟車過往勢難
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庵俱世

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

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知名天禧雖家居晉醫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珎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習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爲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季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慶壽寺故今關

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賑飢蘇松
三謂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
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

或謂治南州

在獄已久願赦之

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生也
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

成祖念其功官爲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畱棗有道
餘錄專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
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
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

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抗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閻妃像在集慶寺
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
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
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
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尚有正德間爲
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
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
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應聞
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
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
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為葬
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
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四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庵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弘治中

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庵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

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
 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謔曰昔日吳與施官送
 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
 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
 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為之汗顏

獄具

桎梏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拳音拱刑統注
 日即帶連鐐刀也連鐐于足以限後因之步遼制檻車
 載因之車也漢貫高加較也交木為之始自後魏唐鎖
 檻車送長安吳也枷宋以來方定三等斤數也鎖
 索也今始簠楚荆曰楚簠縲紲顏師古曰縲係也綫長剛刀
 制其杖尺簠楚荆曰楚簠縲紲顏師古曰縲係也綫長剛刀
 音歐刑人之刀也漢僭指腿夾今之援指夾棍反接漢
 虞詡曰寧伏刀僭指腿夾今之援指夾棍反接漢

詔反接端反縛殺手於後止觀其面耳羅織終以罷滯石
轉同而縛但縛于松檟後止觀其面耳羅織終以罷滯石
狀圖束首火樂狀籠通迫服罪此等之
名皆日羅織謂本罪之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促方
巖堀地又得于朋孫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墳尚為所
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歸也王乃義民遂碎
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馬者來問其家明晨
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磨谷如接賓然唯唯以不
敢自稱家人以其顛扶掖卧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
之說是果于朋之禍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
而應接者何物不得而知也

陳嶽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

英廟侃侃敢言嘗陳時政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
謫甘肅

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
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
或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音
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西涯諸
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
尙其髮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蓬其髮更其衣陳
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於外之威歟二公之替

雖皆近譖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

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釐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予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僕分司濟寧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擢其面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群噪搏不已而幼

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入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第理之嘗於園樹探取鴉雛鴉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呌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髮而飛擊焉如是者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頡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必欲二子商榷弄色

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
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予每思之
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
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
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
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
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
罔夫身富貴而設法尤是貧賤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衡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狙
獪貪侈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爲私房書手遂虎而翼起
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
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
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爲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
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
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旣行又不能自止或着

牆抱樹乃可耳凡封葵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簾中縮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羣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卺闕者鏡豈爲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爲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

夜遇望則圓遇弦則方但圓者常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
爲確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茲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
搗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而後縷
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瑩可愛價亦珍貴
蓋以煮料成絲故爲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爲絲絲書之
千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七卷

宜興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州酷好書畫
辨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州

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衆復嗤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爲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段柑石參差縱放群馬或正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二僕從或控或拽解轡脩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不一也中段學士七人欠身寫字看鷺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衣服侍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群鷺遊泳酒罇食壘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館宴上學士八

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筆繁簫板琵琶篪篥鳳笙也沒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咏康哉闕館延登經濟才雍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且徽宗一詩綃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石器中水煮甘松四兩去土乳香二錢
成未熟性乾薄切微炒去烟白檀三錢沉香五錢已上俱為末煉
後入麝香錢三白檀錢三沉香錢五密與香分均為丸燒右法出自
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簡而易錄以遺
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即有湯一人獨行遇雨蓑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爲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悞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殺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矢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鬼故謹隨之耳是亦爲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不白則以爲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荅曰夏少卿之俗交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負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爲之語曰沈循只說錢負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呼借譽於人已爲可耻况自稱之是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壯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又當

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

食中書日已斜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
蓋以鷓鴣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即歸

納著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
餘燕泉以爲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墓而封治
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
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闕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
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
耳欲覩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

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蝌蚪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游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塲漁人各以所擔之木垂之至死官民群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聚齋間偶見小佛背不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佛腹皆紙取而視之乃無

榜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宋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魯公像中皆平生詩藁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潯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擬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

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
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
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
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
漱祝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
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母聞之亦有
登臨之念暹因家貧不能倩有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舁
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
報也此東晉陳廷彩之親予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惧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闕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勑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棱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繯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李吹口之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三才老四二四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
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乃周
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埤雅所載豈能如經歷之
人之言之悉因紀於橐

張郎之

宋張郎之字溫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人南
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德間爲盜
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繫腰玉絛環怒
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葬之今書後多寫歷
陽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足不翻羽飛禽越奔宵萬里越影逐日踰輝並羅超光

十一形騰霧乘雲挾翼肉翅並周穆王者渠黃鷄斯

驕驕驛奚翠麟乘黃飛黃騏驎驪褭

驊騮綠耳赤驥白犧踰輪盜驪山子並古良馬

追風白兔蝟景追電飛翮銅雀長鳧並秦始皇者

浮雲赤電絕群逸驃紫燕綠竊龍子

麟駒絕塵並漢文者蕭梢龍文魚目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赤兔關羽者飛兔亦古良馬騊駼曹真者皎雪驄

凝露驄懸光驄央波驄飛霞驄騰霜白

發電赤流星駒翔麟紫奔虹青騅颯露紫乘平

東時勒驃乘平劉拳毛騊乘平劉白蹄馬乘平仁杲如意驄唐德宗者

什伐赤

唐太宗者

碧雲霞

照夜白

皇者

忽雷駁

寶獅子

儀者

玉道

宋仁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輦

天寶中大宛所進洋血者

自在將軍

劉晉者

飛越峯又名

撞倒山

洪武間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碧桃
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朶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
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劉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劉
淵材聞李升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李譙問之

劉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爲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霖閣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其地似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麝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蒲縣香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

實昨誦

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
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
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
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
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
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
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擬是則不惟
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
人豈欺人哉

徐國寧

錢唐徐國寧原爲弟子員後累事爲商生平雖留心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物爲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末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解縉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

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予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鄭朱蕲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尚書鄭瑩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物而以此污我耶後瑩盡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

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井臼布衣糲飯而已
人以為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
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
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蟇
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
而後換也